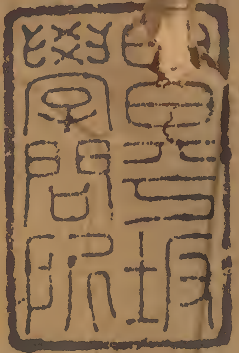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五百四十四之六

百六十四



漢書門類		五三四五	三〇
		九七	冊架函號

內閣文庫		五三四五	三〇
漢書		九七	冊架函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164)		
函號	365	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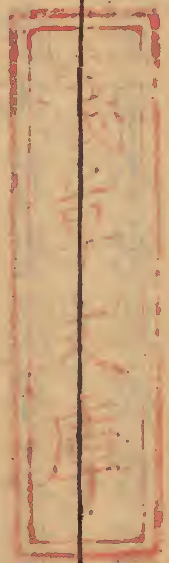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十二

直諫第十一

唐薛謙光爲左補闕萬歲通天二年四夷多遣子入
侍其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軒等皆因充侍子遂
得徧觀中國兵威禮樂其後竟爲邊害謙光上疏曰
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誠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

居塞外不違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有時朝謁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已後遂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此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拒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往代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主咸以爲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晉武不納二臣之遠策好慕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授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若前事不忘則後代之元龜此臣所以極言

而不隱者也伏惟陛下德洽區外仁被左袵綏懷式邊之方故無遺策豈臣庸淺所敢輕議然而區區之心有所未盡者也切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徃因入侍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黉門服改氍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觀衣冠之儀目擊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國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畧之功令其展効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從橫之智雖則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而狼子孤恩旋生於過後及歸部落鮮不稱

兵邊鄙羅災實由於此故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况於夷狄乎謹按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使其子孤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吳於是始伐楚取巢取駕克棘人州坐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又按漢書桓帝遷五部匈奴於分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解卑不遷幽州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書陳湯云天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猶然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南不可使胡人得法

况處之中國而使之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內地諸王尚不可與况外國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凋散以晉惠方之八王之喪師輕於楚漢之地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之強盛乘中國之虛弊高祖餓厄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羹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賢於城邑以氍毹美於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

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不生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元海悅漢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人響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犄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正當劫邊人繒絲麴蘖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反爲其用耶當今皇風遐覃含識草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効忠日殫盡節以臣愚慮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僭預不謹邊臣失圖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所

以肥中國四夷經營萬乘之規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爲願充侍子一皆禁絕必若先在中國者亦不可更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疏奏不納蘇安常冀州武邑人涉獵文史尤明周官及春秋左氏傳大定元年投匭上疏曰臣聞曆數在躬握璇璣者哲后天命攸屬臨寶極者聖人或揖讓而升或干戈以定此二塗也今古共之伏惟皇帝陛下德合天地澤流河海庶物和平萬靈充塞臣謂胥庭之化無以過也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豈不以極斯大節成此鴻勳應天順人于今二十餘年臣馳

情細素繹應丘墳竊見女媧氏之代風俗簡朴人淳
易理垂衣拱手不足可言洎漢朝以惠帝幼冲呂后
監撫享國八歲日不暇給雖不傳之簡策亦焉足道
哉如陛下之在位五星同色四海無波陛下造明堂
即宗文祖武之業也封中岳即萬代一時之事也受
寶圖即河圖雒書之瑞也功既大矣業復成矣即當
損其犬馬減其服馭觀四大其如遺視萬乘其若脫
陛下豈不聞虞舜褰裳周公復辟良以大禹至聖成
王既長推位讓國其道備焉故舜之於禹事祇親族
且與成王不離叔父且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

毋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
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幾務殷重
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陛下縱日慎一
日雖休勿休其若天意何陛下輟金輪聖神等號是
厭倦萬幾之象此謂天意也太子以姦臣枉構久已
自新相位推位青宮退居朱邸天下聞之莫不謳吟
聖代此謂人事也故知天意人事終我聖朝大臣重
祿不言近臣畏罪不諫不能使吾君有堯舜之道故
書云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此其謂也臣又聞自昔明
王之孝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

內建昌諸王等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恐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爲公侯任以閑簡曹務臣又聞陛下有三十餘孫今無尺土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四面都督府及要衝州郡分土而王之縱今年尚幼小未聞養人之術臣請擇之師傅成其孝敬之道將以夾輔周室藩屏皇家使累業重光享祀不輟斯爲美矣豈不大哉臣今又覩胡賊侵擾窺覘中國陛下居總章申廟筭赫然發怒分闔出師輓粟飛芻十室而九燒範鑠刃以時繫年即士卒不遑府庫空竭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此其謂也

陛下若能告倦萬幾推位太子分州列郡以王子孫自然四夷聞之繫頸面縛百姓聞之鼓腹擊壤史臣書之曰掩嫫媿而邁胥庭後代聞之曰四三皇而六五帝豈虛也哉臣山東草萊耳無繫鍾鼎食之榮有碩學鴻儒之業臣來時跪而辭父父謂臣曰丈夫處代君子生年汝當獻一謀畫一策厥塗不就草木何殊今上有堯舜之德下有稷卨之位古人有言欲安其家先安其國欲安其親必先安其君當今天下雖安亦有未然之計故書云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其謂也臣毋又謂臣曰朝亦倚門而望

汝暮亦倚門而望汝若能上千人主進書獻說揚名
後代以榮父母是吾子也臣感父母之言明發不寢
今故杖策千里徒步三川雖牽拙而無由同獻符而
竊抃陛下陛下若採臣一言之善成國家萬代之基
臣之懇誠幸甚幸甚疏奏則天召見賜食慰諭而遣
之長安二年安嘗又上疏曰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
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
伏惟皇帝陛下功格四表道大百王昔者先皇晏駕
留其顧託將以萬幾殷廣令陛下兼知政事雖唐堯
虞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在其朝間陛下骨肉之恩

阻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謂聖情以運祚將衰拯斯大
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
耄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佞成朋夷狄
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興念亦何能救此生靈
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
道長群雄馳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叅野
削平寓縣龍飛踐極軟血爲盟指河爲誓非李氏不
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故詩
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
坤生德乘乾作主豈不以上服天意下順人心東宮

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國嗣將絕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取則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噐何以教天下毋慈子孝焉使天下移風易俗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噐滿即傾故語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揖幾務自怡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

也臣前後所上事條必知陛下不能用但要不可不言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斲輟萬幾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爲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之若以臣爲不忠則斬取臣頭以示天下疏奏不納

桓彥範爲司刑少卿長安中司僕卿張昌宗坐遺術人李弘泰占相云有天分御史中丞宋璟請收付制獄窮理其罪則天不許彥範上疏曰微臣竊見宋璟奏張昌宗令李弘泰占有天分及有天子氣請禁身

勤當恩勅不允者但昌宗無德無才謬承榮寵自宜
粉碎肌骨以答殊私豈得包藏禍心有此占相陛下
以簪屨恩久不忍先刑昌宗以逆亂罪多自招其咎
此是皇天降怒非惟陛下故誅違天不祥乞陛下裁
擇原其本奏以防事敗事敗即言奏訖不敗則候時
爲變此乃姦臣詭計疑惑聖人今果遂其所謀陛下
何忍不察向若昌宗措其占相奏後不合更與弘泰
往還修福復擬襁厄此則期於必遂元無悔心也縱
雖奏聞情實難恕此而可捨誰其可刑陛下黨而不
誅養成其惡臣恐更有爲逆者無人敢言縱使昌宗

元無此心今見頻遭事迫亦當不日爲亂况復先有
包藏又昌宗經勤當已前其心或防後敗雖有此懼
勢仍傾朝况經兩度事彰天恩普皆捨放自亦以爲
得計人亦以爲應運即不勞兵甲天下皆從萬方譏
之以陛下縱成其亂也臣聞父在子稱尊者尚爲逆
子君在臣圖天分是爲逆臣臣逆而不誅社稷其亡
矣伏請行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
魏靖爲監察御史長安二年十一月上疏曰臣聞國
之綱紀在乎降殺理道攸寄人命所懸法務於寬刑
期尚簡猶慮詆欺過制旋濫不歸臣遠睇前經歷探

故事刑得其中則風雨順而陰陽和法失其宜則怨
濫興而災眚作虐臣酷吏者資矯佞以事君行刻薄
以臨下矯佞似乎用意刻薄類乎無私侮憲害公弄
權撓法倚深之奏似公之請既肆淫巧理難聽察其
周興來俊臣丘勣萬國俊王弘義侯思止郭弘霸李
敬仁彭先覺王德壽張知默者既堯年四凶矣恣愚
騁暴縱虐含毒讎疾在位安忍朝臣罪逐法加刑隨
意改當其時也囹圄如市朝廷以目既而神靈不昧
冤魂有託行惡期報禍淫可徵具嚴天刑以懲亂首
臣竊見來俊臣身處極法者以其羅織良善屠陷忠

賢籍沒以勸將來顯戮以謝天下臣又聞之道路上
至聖王傍洎貴臣明明有羅織事矣俊臣既死推者
獲功胡元禮超遷裴談顯授中外稱慶朝廷載安破
其黨者既能賞不逾時被其陷者豈可啣冤累歲且
稱反之徒湏得反狀惟據口辨即請行刑拷楚妄加
疑答何限故徐有功以寬平而見忌斛瑟羅以妓女
而受拘中外具知枉直斯在借以爲喻其餘可詳臣
又聞之郭弘霸自刺而唱快萬國俊被遮而遽亡霍
獻可臨終膝拳於頂李敬仁將死舌至於臍皆衆鬼
滿庭群妖橫道推徵集應若響隨聲備在人謠不爲

虛說伯有晝見殆無以過此亦羅織之一據也臣以至愚不識大體儻使平反者數人衆共詳覆來俊臣等所惟大獄庶鄧艾獲申於今日孝婦不濫於昔時恩渙一流天下幸甚疏奏制令來俊臣丘勣等所推鞠人身死籍沒者令三司重簡勘其冤濫者雪免張廷珪爲監察御史則天長安四年四月幸興泰宮欲於白馬坡營建佛象廷珪上疏曰夫佛者以覺知爲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明如來之果不可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發弘誓願壯其塔廟

廣其尊容已遍於天下久矣蓋有住於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言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其福甚多若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爲他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言陛下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力窮山之木以爲塔極治之金以爲像雖勞則甚矣費則多矣而所獲福緣不愈於禪房之匹夫沙門之末學受持精進端坐思惟理亦明矣竊爲陛下小之今陛下廣樹薰修又置精舍則經云菩薩作福德不應貪着蓋有爲之法不足高也况此營建事殷土木或開發盤磚峻築基

階或填塞川澗通轉採斫輾壓蟲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愍蠢動而不忍害其生哉今陛下何以爲之又役鬼不可惟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土貧屢朝驅暮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晨炊星飯饑渴所致疾疢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獸而不忍殘其力哉今陛下何以爲之又營築之資僧尼是稅雖乞丐所致而貧闕猶多郡縣徵歛星火過逼或謀計靡所或鬻賣以充怨聲溢路和氣未洽豈佛標隨喜之義愍愚蒙而不忍奪其產哉今陛下何以爲之且邊朔未寧軍裝日給天下虛竭海內勞敝伏惟陛下慎之重

之思菩薩之行爲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則經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故其福德若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矣何必懃懃於任相凋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乎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臣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爲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爲尚不以人廢言幸甚帝從其言即停作楊齊哲爲雒陽縣尉長安四年太后幸西京齊哲上書諫曰臣聞古先哲后咸以爲獨智不可以任已專欲不可以爲衆所以樹板徵謗懸鼓納諫思聞過而

從善全直言而沃心用能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經曰
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安人之道貴乎省
事也陛下以大定元年冬遷睽咸京長安三年冬遷
雒邑四年又將西幸聖躬得無勞於車輦乎士卒得
無敝於暴露乎扈從僚屬俶裝而不濟隨駕商旅棲
泊而匪寧東周之人盛懷嗟怨昔者周穆王欲周行
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迹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
王心陛下玉琯四周金輿三駕車轍馬跡雖未出於
兩都巡狩省方事不師於五載雷動天轉海運山移
儼彼六龍歲適千里此亦近於刑人之力矣安人之

道臣用有疑此邦父老抗表留駕陛下告以吐蕃和
親爲詞臣愚以爲未得也况吐蕃叢醜西隅咫尺自
京到雒曾不崇朝陛下乃欲務其艱遠惠然從就夫
千鈞之弩尚不爲鼷鼠發機况萬乘之君輕爲邊戍
枉駕夫人至賤而不可簡至愚而不可欺經曰可畏
非人是人不可欺也今陛下言此是欺下也使南史
何以書之臣朽才淺學竊爲陛下籌之陛下今幸長
安也乃是背逸就勞破益爲損何者神都帑藏儲粟
積年充實淮海漕運日夕流行地當六合之中人悅
四方之會陛下居之國無橫費長安府庫及倉庶事

空缺皆藉京洛轉輸價直非率戶徵科其物盡官庫
酬給公私縻耗蓋亦滋多陛下居之是國有橫費人
疲重徭由此言之陛下之居長安也山東之人財力
日匱在雒邑也關西百姓賦役靡加背逸就勞破益
爲損殷鑒不遠伏惟念之又王者敬授民時所重惟
穀今陛下鑿輅以明年正月即塗歲首是就耕之初
駕行非務農之意無乃不可乎

嚴善思爲給事中神龍元年中宗欲合葬則天皇后
於乾陵善思抗疏諫曰謹按天元房錄葬法云尊者
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臣伏聞葬則天大聖皇后

欲開乾陵合葬然以則天大聖卑於天皇大帝若欲
開陵合葬即是以卑動尊事既違經恐非安穩臣又
聞乾陵玄宮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縱隙鑄鐵以固其
中今若開陵其門必須鑄鑿然明神之道體尚幽玄
今乃勤衆加功誠恐多所驚黷又若別開門道以入
玄宮即往者葬時神位先定今更改葬爲害益深又
以修築乾陵之後國頗有難遂至則天大聖皇后權
總萬幾二十餘年其難始定今乃更加營作伏恐還
有難生但合葬非古著作禮經緣情爲用無足依准
况今事有不安豈可復修斯制臣又伏見漢時諸陵

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然以漢之積年
向餘四百魏晉之後祚皆不長雖受命應期有因天
假然以循機享德亦在時文但陵墓所安必資聖地
後之裔嗣用託靈根神靈或有不妥後嗣固難長享
伏望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類綱於乾陵之傍更
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別起一陵既得從葬之儀又成
固本之業夫以合葬者緣人私情不合葬者前修故
事若以神道有知幽途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
之復有何益然以山川精氣上爲星象若葬得其所
則神安後昌若葬失其宜則神危後損所以前哲垂

範具立葬經欲使生人之道克隆死者之神永泰伏
望少迴天眷俯鑒臣言行古昔之明規割私情之愛
欲使社稷長享天下乂安凡在懷生孰不慶幸疏奏
制令百官詳議尋降勅言則天遺命葬乾陵

賈虛已爲左拾遺中宗神龍元年追贈后父故豫州
刺史韋玄貞爲上雒郡王虛已上疏諫曰臣聞孔子
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其非李氏而王自古盟書
所棄今陛下創制謀始垂範將來爲皇王令圖子孫
明鏡興復未幾后族有私臣雖庸愚尚知不可史官
執簡必是直書今萬姓顛然聞一善令莫不途歌里

頌延頸向風欣然慕化日恐不見太平奈何行私惠使樵夫譏之即先朝贈大原郡王殷鑒不遠同雲生於膚寸尋木起於孽莪誠可惜也如渙汗既行憚改命臣望請皇后抗表固辭使天下知引讓之風彤管著冲謙之德則是巍巍聖德無得而稱疏奏不納靳嘗爲左拾遺神龍初中宗以時屬炎暑制令每隔日方坐嘗上疏諫曰臣聞昔漢制反支日亦通奏事又光武在軍躬自覽疏明帝撫運夜必讀書豈以四序炎寒有妨正理况陛下紹登大位初啓中興六合之內莫不延首傾聽威恩未著忠信未孚勤勞者未

達沉滯者未舉逋逃者未還浮僞者未息兼之郡國凋弊倉廩空虛獄訟猶繁澆淳尚雜外逼凶寇調發未寧內切饑寒衣食不足人思陛下企望太平久矣陛下固宜兢兢業業居安慮危絕嗜慾之源崇清淨之化宵衣旰食以答蒼生之望簡賢任能以救蒼生之弊使天下翕然變風變俗奈何以其微熱遂闕一日萬幾之事六合之內不可家到戶說必謂陛下安其宮室重以宴聞忽於黎庶怠於聽政復何以達堯心於天下復何以垂令範於後代臣愚竊爲陛下有所嘆惜帝不納

李邕爲左拾遺神龍初上疏曰蓋人有感一食之惠殞七尺之軀况臣爲陛下官授陛下祿而得目之所見口不言之是負恩矣自陛下親政日近復在九重所以未聞在外群下竊議道路藉藉皆云鄭普思多行詭惑妄說妖祥惟陛下信之尚見驅使此事若行必撓亂朝政臣至愚至賤不敢以胷臆對揚天威請以古事爲明證孔丘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陛下若使以普思有奇術可致長生久視之道則爽鳩氏久應得之未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則秦皇漢武應得之未有天下亦

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則漢明梁武應得之未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鬼神之道則墨翟于寶各獻於至尊而二主得之未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虛妄歷代無效臣愚不願陛下復行之於明時惟堯舜二帝自古稱聖臣觀所行故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之道聽理天下伏望陛下察之則天下幸甚疏奏不納

宋務先爲右衛騎曹參軍神龍初以水災令文武官九品已上直言極諫務先上疏曰自昔后王樂聞過

罔不興拒忠諫罔不亂何者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闕此其所以興也拒忠諫則群議壅群議壅則上必孤此其所以亂也伏見明制令九品已上直言極諫大哉德音真堯舜用心禹湯之責已也臣謬參朝列浸沐聖恩敢不竭愚以副聖旨狂言抵禁幸陛下寬而宥之臣嘗讀書觀天人相與之際考休咎冥符之兆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於此變生於彼亦猶影之象形響之赴聲動而輟隨各以類應故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竊見自夏已來水氣勃戾天下郡國多罹其災去前月二十七日雒水

暴漲漂損百姓臣謹按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矣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自陛下光臨寶極綿歷炎涼郊廟遲留不時殷薦山川寂寞未議懷柔水之爲災殆因此發臣又按水者陰類臣妾之道陰氣滿則水泉迸溢加傾虹霓紛錯暑雨滯靈雖丁厥時而汨嘗渡亦陰勝陽之沴也恐後庭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干外朝之政伏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於今未息謹按五行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幾之事陛下或未躬視乎

昔太戊有異木生於朝伊陟戒以修德厥妖用殄高宗有飛雉雉於昝祖已陳以政事殷道再興此皆視履考祥轉禍爲福之明鏡也晁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之今朝廷英佐雖多皆莫能仰陛下天光伏願勤思法官少凝大化宜以萬方爲念不以聲色爲娛以百姓爲憂不以犬馬爲樂暫勞宵旰用緝明良豈不休哉天下幸甚臣聞三五之辟不能免淫亢太平之時不能無小孽供禦之道存乎其人若細微之怪恬而不怪及禍變成象駭而圖之猶水決而繕防病困而求藥雖復黽勉亦何救哉夫災變應天實繫

人事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若乃雨暘或愆則貌言之咎雩宗之法存乎禮典今暫逢霖雨郎閉坊門棄先聖之明訓尊後來之淺術時偶中者安足神耶蓋當屏翳收津豐隆戢響之日也豈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皇天暫開暫閉便欲發揮神道必不然矣何其謬哉至今巷議街談共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燮理陰陽夫如是則赫赫師尹是爲虛設悠悠蒼生復何所望也自數年已來公私虛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俟荒之蓄陛下不出都邑近觀邑市則以爲率土之人既庶且富及至踐閭陌視鄉亭

百姓食犬彘之食者十室而九矣丁壯盡於邊塞孤孀轉於溝壑猛吏淫威奮其毒暴徵急歛破其資馬困斯佚人窮乃詐或起爲姦盜苟事流亡從而刑之良可悲也臣觀今之甿俗率多輕佻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僞不止長吏貪冒選舉私謁樂多繁淫噐尚浮巧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衆誠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端本澄源滌瑕蕩穢接凋殘之後宜緩其力役當久弊之極湏訓以敦龐良牧樹風賢宰革化十年之後生聚方足三代之美庶幾可還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易有其卦天有其星今古相循率由茲

道陛下自登皇極未建元良非以守噐承祧養德贊業離明不可輟曜震位不可久空伏願早擇賢能以光儲副上安社稷下慰黎元且親戚之間謗議所集假令漢帝無私於廣國元規切讓於中書天下之人安可戶說積疑成患憑寵生災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至如左散騎嘗侍德靜郡王武三思等誠能輟茲機要授彼清閒厚祿以富其身蕃錫以稱其意國家利噐不可以假人朝廷高秩已越於彛等且夫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秘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靜能等或挾小道而登朱紫或因淺術以帶銀黃既虧國

經實悖天道書曰制理于未亂保邦於未危此誠理亂安危之秋也伏願欽祖宗之丕烈惕王業之艱難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毋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媠黷凡此數者今之急務惟陛下留神採納永保康寧疏奏不省景龍三年爲監察御史河南道巡察使以滑州輸丁不多配封全廣有點充封戶者皆歸避甚於行役嗟吁滿道因上疏奏曰臣聞分珪裂土各有方位通邑大都不以封錫前猷未遠古義亦深自頃命侯稍殊舊式莫居硤堵專擇雄奧徐州貢土方色已乖寢丘辭封讓德不嗣其滑州者國之近甸密

邇帝畿地出紋縑人多趨射所以列縣爲七分封爲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求諸既往實所未聞每科封丁有甚征役因而失業莫反其居此州土風逃者舊少頃日波散良緣封多百姓嗷嗷不堪其弊伏願稍均封戶散配餘州下息疲甿上遵古制則公侯不失於采地流泛得還於故鄉諸州封戶亦望准此又徵封使者往來相繼既勞傳驛甚擾公私諸附租庸每年送納望停封使以靜下人仍編入新格庶爲末例又聞五等崇勞百王盛典自非那茅懿戚寇鄧鴻勳無以誓彼山河疇其爵土近者封建頗緣

恩澤功無橫草人已分茅遂使沃壤名藩多入侯國
邑收家稅半於天府經費不足蓋亦有由竊見武德
之初建侯故事于時天寶新定王基創開佐命如雲
謀臣如雨然而封者不過十數人今禮樂承平邦家
繼代有象賢積德之裔無野戰攻城之勤至於命封
不合全廣論功少於前葉食邑多於往時既減邊儲
寔虧國用伏惟酌隆姬之前訓咨武德之舊章地匪
宗盟勲殊社稷不宜加以寔邑自可寵以虛名如是
庶績其凝爰倫攸叙臣忝當庶問備採風謠灼見不
安豈敢自默知必被封家所疾顧嘗以報國爲心乞

擇愚言訪諸朝宰秋毫有益夕死無恨疏奏不納四
年中宗制東都所造聖善等更開擴五十餘步以增
廣僧房計破百姓數百十家老幼稱冤者甚衆務先
上疏諫曰臣聞有國有家者以恤省爲務節用爲先
故唐堯至化采椽不斷漢文深仁露臺罷構且西方
之聖道貴融心使下人不寧匹夫竊嘆豈菩薩無相
布施如來慈悲本旨哉陛下罔極孝思崇建佛寺土
木之功裝嚴斯畢僧房精舍宴坐有餘禪宇道場經
行已足更事開擴奪人便利貧者有溝壑之憂富者
無安堵之所幸非急務何至於斯况陽和發生播植

伊始興役丁匹廢棄農工一夫不耕必有饑者三時之務安可奪焉臣聞失鬼神之心可因巫祝而謝失君長之心可因左右而謝失父母之心可因親戚而謝唯失百姓之心不可解也陛下以萬邦爲念何用傷一物之心臣雖至愚猶有所惑方今西戎尚梗北虜未羈戰士老於邊庭後軍屯於塞下厖戶流散府藏空虚卒然烽候興一面之虞水旱虐數州之地乘其不意何以禦之伏惟陛下體唐堯漢文之用心思菩薩如來之本意惕邊卒艱難之弊察下人勞怨之聲董逋逃休力役寔倉廩急農桑杜邪枉之門止侈

尚之路諸不急之務一切總停應湏擴寺請俟農隙如此則國用充給黎元幸甚疏奏不納

王覲爲監察御史神龍初制則天祔廟日令安國相王興遼陽郡王李多祚登輦夾侍覲上疏諫曰竊惟祔廟之禮勅令安國相王與李多祚參乘且多祚夷人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爵豈可逼奉至尊將帝弟以連衡與吾君而共輦誠恐萬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漢文帝引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斥而下之多祚雖無趙談之

累亦非卿相之重不自循省無聞因讓豈國之良輔
更無其人史官所書將示後代何表蓋之疆諫獨微
臣之不及惟陛下詳擇焉帝謂覲曰多祚雖是夷人
緣其有功委以心腹故特令侍輦卿勿復言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二十三

直諫第十二

唐蕭至忠為中書侍郎神龍二年上疏曰臣聞王者
列職分司為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人則
公務克修非其才則厥官如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
人殘漸至陵遲率由於此頃者選曹授職致事官人

冊府元龜

諫諍部

卷之五百四十四

或異才昇多非德進皆因依貴要牙爲粉飾苟得是務曾無遠矚上下相蒙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只可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以公器而爲私用則公義不行而勞人解體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門開而正言路塞纖人進君子道消日削月朘卒見凋弊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郎至公之道不虧恩私之情無替良史直筆將爲美談于今稱之不輟于口者也臣又聞唐虞之時建官惟百秦漢之後命爵逾

多故官衆則事繁人撓則僞起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希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訾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官秩益輕朝綱日壞纖利之輩冒進而莫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歛分丘壟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者相形之十有其五故人不効力而官爲匪人欲求其理實亦難遂臣竊見宰臣貴戚及近侍要官子弟親眷多居美爵忽事則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政陛下若因循徃轍不革前非爲弊已成返改難及惟陛下詳察之詩云東人之子職

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僚是式或
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
平衆官廢職私家之子列試於榮班非其才徒長其
飾佩無德而祿有類素飧而詩人之言多存諷刺因
國風之有暢蕘王道之不偏前人之所譏後王之所
戒願陛下想君安慮危之義行政弦易張之道貴仁
爵賞審量材職官無虛授人必爲官進大德於樞近
退小人於間僻法令惟一威恩以信私不害公情無
撓法則天下幸甚臣伏見貞觀末徽故事宰相子弟
多居外職此蓋爲勢要親戚罕有才藝迺相囑託虛

踐官榮伏願陛下遠稽古典近遵先聖特降明勅令
宰相已下及諸司長官各通內外總麻已上見任京
官九品已上精加簡擇每家量勸一人在兩京餘並
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寧百姓表裏相統遐邇
乂安非直抑強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進賢才雖言
之稍難而行之甚易其外官有行能乂著淪滯未申
者望令巡使察名以聞即加進用冀四海之內無復
遺才八筵之中同歌聖德帝雖加其意竟不能行焉
唐紹爲左御史臺侍御史神龍二年順天翊聖皇后
上言自妃主及五品已上毋妻并不因夫子封者請

自今遷葬之日特給鼓吹官官亦准此制許之紹上
疏曰竊聞鼓吹之樂本屬軍容昔皇帝涿鹿有功以
爲警衛故搖鼓曲有靈夔吼鵬鸚爭石墜崖壯士怒
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夫有四方之功所以
恩加寵錫假如郊天祀地誠是重儀唯有官懸本無
案架故知軍樂所備尚不洽於神祇鉦鼓之音豈得
接於閨闈唯武公主妃以下葬禮惟有團扇方扇絲
緯錦障之色加以鼓吹歷代未聞又准令五品官婚
葬元無鼓吹惟京官五品得借四品鼓吹爲儀今特
給五品已上母妻五品官則不當給限便是班秩本

因夫子儀飾乃復過之事非倫次難爲定制參詳其
理不可掌行請停前勅各依掌典帝不納
辛替否爲左拾遺景龍中安樂公主府所補官屬多
非其才中宗爲公主廣第宅侈麗過甚并興佛寺百
姓勞敝帑藏爲之空竭替否上疏諫曰臣聞聖人廣
視聽於四方納謳謔於九有蓋欲以上通下達遠聞
邇信元首惟聖股肱惟良若此則國可長久時聞災
害者也臣聞王者牧黎庶建百官莫不慎器與名畏
怨重禍不微詭以求進不貨賄以要榮公侯伯子男
五等各以功爲後先卿大夫士九品各以德爲次第

劉毅無賣官之誚仲經無寃爵之誣則格于皇天光於后土何風雨不順陰陽不和之有哉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九卿以下皆有其位而闕其選賞一人謀乎三事職一人訪乎群司負寵者畏權門而不入故稱賞不僭官不濫士皆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而無倉卒之危垂拱而無顛沛之患夫事有湯耳日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者蓋有之矣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卹束帛不充於錫何愧於無用之臣何慚於無力之士至於公府補授罕存推擇

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或陟膏腴之地一則羊頭入興狗尾生誣將恐巍巍盛唐取譏於後臣聞於古人曰禍生有胎福生有基伏惟公主陛下之愛女選賢良以嫁之設官職以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臺以嬉之可謂至憐也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爲禍何者竭人之力人怨也費人之財人怨也奪人之家人怨也愛一女而取三怨於天下使疆場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向者魯王賞同諸婿禮等朝臣則亦有今

日之福無曩時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禍之所來所以禍者寵過於臣子也去年七月五日徵之矣今猶事無更改理尚因循而已哉棄一宅而造一宅忘前禍而忽後禍臣竊謂陛下憎之矣非愛之也何利於公主臣聞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伏惟外謀宰臣爲久安久愛以存之不使姦臣賊子以伺之臣聞微不可不防遠不可及肝腦塗地之卒輸不充野多食草人不職穀而方大起寺舍廣營地宅伐木屯山不足充梁棟運土

塞路不足充墻壁誇古輝今踰章越制百僚鉗口四海傷心臣聞釋教者以清靜爲基慈悲爲主故常體道以濟物不爲利欲以損人故嘗忘己以全真不爲榮身以害教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虎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榮身則不清淨豈大聖大神之心乎臣以爲非真教非佛意違時行違人欲自像王西下佛教東傳青螺不入於周前白馬方行於漢後風流雨散千帝百王飾彌盛而國彌空保彌重而禍彌大覆車繼軌魯不改途晉臣以佞佛取譏梁主以捨身構隙若以

造寺必其爲集休養人不足爲經邦則殷周已往皆
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爲不長漢魏已降
爲不短臣聞夏爲天子三十餘代而周受之周爲天
子三十餘代而漢受之自漢已後歷代可知也何者
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因其窮金玉修塔廟方得久
長祚祚乎臣聞於經曰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
如人入暗則無所見又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臣以爲滅瑠珠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
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
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殷湯之功迴不急之祿以購

廉清是有唐虞之理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
來而踈見在失真寔而冀虛無重俗人之爲而輕天
子之業臣竊痛之矣當今出財依勢者避役姦訛者
盡度爲沙彌其所未度者惟貧人與善人將何以作
範乎將何以租賦乎將何以役力乎臣以爲出家者
捨塵俗離朋黨無私愛今殖貨營生非捨塵俗仗親
樹知非離朋黨畜妻養子非無私愛是致人以毀道
非崇道以救人伏見今之宮觀臺榭唯京師之與維
揚不曾修飾猶恐奢麗陛下尚欲填池塹捐苑囿以
賑貧人無產業者今天下之寺蓋無其數一寺當陛

下一宮莊麗甚之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之天下寺
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雖以陰陽爲
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人使不役之士猶尚不給况
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

睿宗景雲元年替否爲左補闕上疏陳時政曰臣聞
嘗以爲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破家亡國者口說
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眼見臣請以有唐以來理國之
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之惟陛下審之聽之擇
而從之則萬歲之業自可致矣何憂乎黎庶之不康
福祚之不未伏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陛下之祖撥亂

反正開階立極得至治之體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
其吏舉天下職司無一虛授用天下財帛無一枉費
賞必俟功官必得俊所爲無不成所征無不服不多
造寺觀而福祿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道合
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憐之神明祐之使陰陽
不憊風雨合度四人樂其業五穀遂其成腐粟爛帛
填街委巷千里萬里貢賦于郊九夷百蠻歸款于闕
自古有帝皇已來未有若斯之神聖也故得享國長
久多歷年所陛下何不效而則之中宗孝和皇帝陛
下之兄嗣先人之業總先人之化不取賢良之言而

恣女子之意官爵非擇虛食祿者數千人封建無功
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百億度人
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是使國家所出加數倍所入
減數倍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停一時之帛所惡者
逐逐多忠良所愛者賞賞多讒慝朋佞喋喋交相傾
動容身不爲於朝廷保位皆由於黨附奪百姓口中
之食以養貪殘剥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
怨神怒親忿朋離水旱不調疾疫屢起遠邇殊論公
私罄然五六年間再三禍亂享國不永終於克婦寺
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獲妻子取譏萬代見笑四

夷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何不除而改之依太宗文武
皇帝之理國則百官以理百姓無憂故太山之安立
可致矣依中宗孝和皇帝之理國則萬人以怨百事
不寧故累卵之危立可致矣頃自夏以來霖霖不解
穀荒于壟麥爛于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
霜損蟲傷草萊汚潢下人咨嗟未知調賑營寺造觀
日繫于時簡較試官允臺溢署伏惟陛下愛兩女爲
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填坑道路流言皆云用錢百
餘萬貫惟陛下明君也無所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
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

邊之士可薄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遣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悉皆饑寒賞賜之間迥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反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觀以賈六合之怨乎以違萬人之心乎伏惟陛下考阿苻之家宗而不可阿苻之亂政忍棄太宗文武皇帝長久之謀不忍棄中宗孝和皇帝短促之計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而觀萬國昔陛下與皇太子在阿苻之時危亡是懼嘗切齒於群兇今貴爲天子富有海內而不改群兇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陛下又何以非群兇而誅之臣往見明勅自今已後一依貞

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觀加僧尼道士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臣以爲棄其言而不行其事慕其善而不遷其惡陛下又何以刑於四海往者孝和皇帝之憐悖逆也爲姦人之所誤宗晉卿勸爲第宅趙履溫勸爲園亭損數百家之居侵數百家之地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卒使亭不得遊宅不得坐信邪佞之說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今之造觀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無有趙履溫之徒將勸爲之莫誤其骨肉不可不察也臣聞出家修道者不預其時事專清其身

心以虛薄爲高以無爲爲妙依兩卷老子視一區天尊無欲無營不損不害何必璇臺玉榭寶像珍龕使國困人窮然後爲道哉伏惟陛下行非嘗之惠權停兩觀以俟豐年以兩觀之財爲公主施貧窮填府庫則公主福應無窮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減於前朝又先朝之時愚智知敗人雖有口而不可言言者未發聲禍將及矣常月將受誅於丹徼燕欽融見殺於紫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既死矣主亦危焉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之士有裨於國臣今直言亦先代之直惟陛下察之疏奏

帝嘉其切直稍遷爲右臺殿中侍御史

呂元泰爲并州清源尉景龍二年以緣邊鎮守稍多不可廣修佛寺上疏諫曰臣聞天地不私於動植所以稱其大日月不偏於燭耀所以稱其明陛下六合爲家萬邦作主布慈悲於沙界樹功業於玄劫蜺旌寶蓋接影都畿鳳刹龍宮相望都邑雖寶塔踴出真容再見不足以論其相好不足以並此莊嚴爲萬國之福田作群生之因果然釋氏真教平等爲宗本之以慈悲加之以布施臣頃因行役涉歷塞垣人之艱危盡知之矣緣邊鎮守數十萬衆或野戍孤烽迥臨

沙漠或裹糧帶甲遠伺煙塵歲月既深衣服久弊形
容枯槁無扞禦之用朝夕殷憂有饑寒之色及邊荒
小醜微有風塵暫交矢石已聞喪敗豈沉謀秘畧有
謝於種虜乃天恩佛法未覆於士卒之所致也乃令
胡馬窺於塞下羽檄傳於上京調發師旅憂勞聖慮
府藏虛竭百姓疲勞臣每思之痛心疾首伏惟陛下
以平施之德成育養之恩廻營造之資充疆場之費
則如來布施之法也賜之穀帛惠反饑凍則如來慈
悲之化也絲綸既行中外胥悅則如來平等之教也
功德既樹賞罰斯明將士知恩則三軍賈勇犬羊懾

息萬里無塵自然烽燧罷燃干戈不用天下士女並
脩耕織筐皮減少府藏充盈則陛下之浮恩社稷之
大計如來之教不偏於京雒大乘之法遂遍於長沙
今廣費錢力空修棟宇中下士女直覩莊嚴邊疆戍
卒不免饑弊同沐太平之化勞逸以殊俱承雨露之
恩榮枯遂隔恐非如來平等之意又異陛下亭育之
恩臣謹按金剛般若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是知大乘之宗聲色不見
豈釋迦之意雕琢爲功今之作者臣所未喻臣又聞
黃帝堯舜文王盛德充於宇宙餘芳流於絲竹者乃

盡善盡美茅茨土階叶和萬邦親睦九族之致也蓋非勞構之功佛法之助晉魏越競梁宋澆漓釋教行於中國伽藍徧於天下然喪亂不絕邦國未安者豈佛教之使然乎蓋好尚非所聚斂過度人不堪命之所致也漢文借露臺之產化比成康秦皇起阿房之宮禍成傾覆伏願陛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覽帝王之成敗驗黎庶之安危則天下幸甚自神功之後百姓薦饑臣之所見此之爲甚重以林胡叛換六軍齊沒匈奴侵擾趙定爲疆勁卒壯夫死於鋒刃少妻弱子遭於驅掠衰老童幼街號巷哭者悲感行路伏惟

陛下爲之父母可不念之昔者匹婦稱孝匹夫稱賢哀怨所及尚致霜旱况忠臣孝子傷心泣血者動以萬計感於陰陽成其水旱不足怪也方修寺造塔塑畫尊容峻宇雕墻丹楹刻桷驅役貧賤斂賦鰥寡以求其福臣用爲疑臣又聞匈奴之俗以騎射爲業以攻繫爲務教卒練兵以日繫月國之所好經行設齋持戒忍辱捧鉢振錫剔髮染衣至於練習弓矢者十室之中未聞其一以此衆戰臣竊惑焉伏願陛下以邊疆爲慮以百姓爲心防之於未萌理之於未亂休力役罷修造恤窮乏勸耕桑愛養戰士慎擇邊將妙

選牧宰招攜亡散則成康文景之風可翹足而致彼
龜裘獯醜之虜何足爲憂臣聞主聖臣直有犯無隱
誠則愚淺敢不庶幾惟陛下萬幾之暇少垂聽覽疏
奏不納

吳兢爲右補闕景龍三年安樂公主及宗楚客侍御
史冉祖雍李愷共誣安國相王大平公主與飾愨太
子連謀兢上疏奏曰今聞道路云云皆言賊臣等竊
議以安國相王連謀於重俊共加羅織將欲寘於法
臣既忝職諫曹安敢不奏臣聞庶物不可以自生陰
陽以之亭育大寶不可以獨守子弟成其藩翰昔武

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封建魯衛以扶社稷所以
龜鼎相傳七百餘載始皇絕昭襄之業承戰爭之弊
忽先王之典制比宗親於黔首孤立無輔二代而亡
及諸呂用權將傾劉氏朱虛爲其心腹絳侯作其爪
牙劉氏復安豈非宗子之力歟國之安危在於藩屏
故設官分職先親後疎詩云宗子維城書云九族既
睦自文明之後皇運中衰國之祚裔不絕如綫洎陛
下龍興恩被骨肉搜謫竄於炎障復衣冠於庭闕萬
國歡心孰不慶幸且安國相王實陛下之同氣六合
至廣親莫加焉但賊臣等日夜同謀必欲嗔于極法

此則禍亂之漸不可不察夫相王之仁孝幽明共知
頃遭荼苦哀毀過制以陛下爲性命亦陛下之手足
大孝於父母而惡於兄弟者未之有也若信任邪佞
委之於法必傷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所謂芟刈股
肱獨任胷臆方涉江漢棄其舟楫可爲寒心可爲慟
哭自昔剪伐枝幹委權異族者未有不喪其宗祚也
何以明之秦任趙高卒致傾敗漢委王莽遂成篡逆
晉家以自相魚肉寰瀛鼎沸隋皇以猜忌子弟海縣
塵飛驗之覆車安可重跡是以任之以權雖踈必重
奪之以勢雖親必輕臣又聞之根朽則木枯源涸則

流竭子弟者國之根源豈可使其朽竭哉先王所以
廣封樹存親親使謀孫翼子柯葉碩茂况皇家枝幹
零落無幾方之先朝十不存一自陛下登極于今四
稔一子以弄兵被誅一子以愆失遠任唯此一弟朝
夕左右斗粟尺布之刺可不慎焉蒼蠅之詩誠可畏
也昔者謗書盈篋難明於主君讒言三至見疑於慈
母伏願陛下降明制曉群邪使忠臣孝子知友于之
愛姦佞庸回執讒慝之口下全棠棣之美上慰罔極
之心德教加於兆人風化流於千載則群生幸甚臣
本布衣匪求官達聖明過聽拔齒諍臣不勝受恩之

甚謹昧死謹言輕瀆天威伏增戰汗

柳澤前爲右率府鎧曹參軍景雲初姚元之宋璟所請停孝和朝斜封官數千員及元之等出爲刺史太平公主又時爲之言於是總令復舊職澤上疏諫曰臣聞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是以習其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其諂佞者積危殆之本臣實愚朴志懷剛厲或聞政之不當事之不直嘗慷慨關心憂寐懷憤每願殉身以諫伏死而爭但利於社稷有便於君上雖蒙禍被難殺身不悔伏惟皇帝陛下聰明齊聖孝悌通神樂善好諫除繁去惑不邇

聲色不殖貨利仁明睿哲有過於堯舜然而刑政德教或乖於典則若不革弊易轍塞源拔本愚竊料未臻於泰平伏願收之於未多復之於未甚則宗廟有福生靈甚幸子孫帝王萬代之業也竊見神龍已來群邪作孽法網不振綱維大紊實由內寵專命外嬖擅權側媚姦回亂葷綱紀因貴憑寵賣官鬻爵朱紫之榮出於僕妾之口賞罰之命乖於章程之典妃王之門有同商賈舉選之署實均闖闖屠販之子悉由邪而謬官黜斥之臣咸因姦而冒進天下思亂社稷幾危賴陛下聰明神武拯之將墜此陛下耳目之所

親擊固可求爲鑒戒者也豈不爲寵授謬誤親習請
謁之所致焉可不哀哉臣聞作法於治猶恐其亂作
法於亂誰能救之伏見近來政令不一朝出暮易前
奪後與諠譁之論請謁頗行只在斜封投官皆是僕
妾汲引悉誤先帝昧目前朝豈是孝和情之所憐心
之所愛陛下初即位時納姚元之宋璟之計所以咸
令出之頃日已來又令叙之將爲斜封之人不忍棄
也以爲先帝之意不可違也若斜封之人不忍棄也
是常月將燕欽融之流亦不可以褒贈也李多祚鄭
克乂之徒亦不可清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獨

能忍於彼使善惡不一也又斜封之官不承殊澤得
免罪戾已沐恩私旬月之中頻繁降旨前勅則令至
冬處分後勅又令替人却停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
爲邪者獲利爲正者鍾冤奈何導人以爲非勸人以
爲僻將何以懲風俗將何以正姦邪今海內咸稱太
平公主令胡僧範曲引此輩將有誤於陛下矣談議
盈耳咨嗟滿衢故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
事正不如邪是年十二月制令選人中被放者各上
書陳事許加收擢時有獻書者千餘人唯澤上書詞
有可採大畧曰頃者帝氏陰謀姦臣同惡賞罰紊弛

紀綱紛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救賴神明祐德宗社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丕保陛下獻謀神聖勇智聰明安社稷於已危拯黎庶於既溺令隴眉鮐背歡欣踴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令陛下蠲煩省徭法明事舉萬邦愷樂家室胥慶又聞危者安其位也亡者保其存也亂者得其理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存不忘亡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矣詩云罔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惟其初非禮勿動非禮勿聽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

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隨風矣制之於寵幸則天下法明矣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爲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嘗令之不一則姦詐斯亂暴慢生焉雖嚴刑峻制朝戮暮誅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也寵祿之過罪之漸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懲惡勸善令之宜也臣恐陛下席安逸而忘危亂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之以罰姑籌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

樸忌忤願恕其直用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于耳便於身者無稽之事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附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羞淫巧於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忠讜於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石碯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逸所自邪也書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穆王有命曰實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革其非心今諸宮肇建王府初格至於僚友必惟妙擇若因親舊率情奏請恐非其人懼累于德今驕奢之後流遺未變慢遊之樂餘風

或存小人弄臣易合於意竒伎淫巧多適於心臣恐洽於非德厥茲愈怠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採溫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人任以東宮諸王府官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遊處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技術或飛鷹奔犬盤遊藪澤此其爲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先傲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代伏惟陛

下誕降謨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福祿長享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哉明試自誠項者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寵矣權傾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爲凶變福爲禍千人所指無病而死不其然歟書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皇祖貽訓之則也今陛下何懲豈非孝和寵愛之甚也夫寵愛之心人則

不免去其太甚閑以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爲親愛也矯枉之道在於厥初鑒誠之義其取不遠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官惟刑警于有位敢有恒舞於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於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

而明之必信而觀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樸素
修業者賜以車服以勗其心使奉其命臣聞非知之
艱行之惟艱又曰掌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嘗九有以
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爲明證先王之誠
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傳說之命不作無
益以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仁之懷
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倘陛下忽精一之德開恩倖之
門爵賞有差刑法無當則忠臣正士不復談矣帝善
之命中書省重加詳試久之擢拜監察御史

魏知古爲右散騎常侍景雲二年睿宗女金仙玉真
二公主入道有制各造一觀雖屬季夏盛暑尚營作
不止知古上疏諫不納頃之又進諫曰臣聞人以君
爲天君以人爲本人安則正理本固則邦寧自陛下
翦除克逆君臨寶位蒼生顛顛以爲朝有新政今風
教頹替日甚一日府庫空虛人力凋弊造作不息官
員日增今諸司試及員外簡較等官僅至二千餘人
太府之布帛已殫太倉之米粟難給又金仙玉真等
觀造作咸非急務臣先奏請停竟仍未止今歲前水
後旱五穀不熟至若來春必甚饑饉陛下爲人父母
欲行何道以賑恤之療饑拯溺湏及其時又突厥爲

忠其來日久本無禮義焉有誠信今雖遣使來請結
婚豺狼之心首鼠何定弱則卑順疆則驕逆屬草衰
月滿弓勁馬肥乘中國饑虛在和親際會倘或窺犯
亭鄣國家何以防之臣所論者事甚急切伏願特垂
詳察

韓朝宗爲左捨遺睿宗景雲中令諸惡少作乞寒胡
戲朝宗上疏諫曰臣聞之傳曰辛有過伊川見被髮
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爲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
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以其中國之人習夷狄之事
一言以貫百代可知竊惟王公貴人國之藩翰凡所

舉措湏合典彛今之乞寒濫觴胡俗臣近來聽於物
議咸言非古作事不法無乃爲戎伏願陛下三思籌
其所以又道路籍籍咸云皇太子微服親觀此戲且
元良國本蒼生是賴輕此馳驟無能暫蹶况匈奴在
邸寔繁有徒刺客密發亦何可限或憂卒然奔波掩
襲無備邂逅驚擾則憂在不測白龍魚服取困豫且
深可畏也伏惟陛下愛人治國憂勤庶政令所施爲
豈徒然耳豈不以玄象變見疾厲相仍厭甲兵之災
助太陰之氣臣誠愚瞽以爲無益臣聞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未聞兆亂庶求多福太戊修政桑穀自枯景

公善言熒惑退舍彰善伐惡天之道也伏惟去邪勿疑昭懷以待豈區區末法而能定其休咎哉帝覽而稱善特賜以中上考

韋湊爲太府少卿太極初睿宗爲則天皇后於東都建荷澤寺西京建荷恩寺及金仙玉真公主出家造觀湊上疏曰臣聞諸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非財無以建國國之府庫非自殖財還資於人賦歛而制也人之貲產非自然生勞筋苦骨竭力而致也人所以甘於征賦者知用之不爲私也資以散人人有何怨若乃用之或不節散之以非公既

盡而厚歛則人不堪命鮮不怨叛矣歷觀古先有天下者未嘗不以薄賦歛省徭役而興焉征稅重人力殫而滅焉並詳諸載籍列爲龜鏡然曩以邊烽驟驚戎幕薦興每應機湏頗傾帑藏臣竊計即時庫物如此嘗用畧支一歲殊恐不足而觀寺興工土木所料動至巨萬更空竭之必不支年矣頃年天下災損流行乏絕稍多申奏相繼每延聖念總令賑恤更加賦稅則人交不堪衣食靡供調歛安出儻邊烽尚警戎虜南牧軍資糧用將何以濟乎此臣所以深憂也今營觀寺者蓋謂修德以禳災也以臣寡聞稽諸史冊

人君修德有異於是昔殷大戊時桑穀生朝七日大
拱大戊問伊陟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其修德大戊懼早
朝晏退務撫百姓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六十國桑
穀日枯殷道中興此豈造寺觀哉宋景公時熒惑守
心公召子常而問焉子常曰其禍當君雖然可移於
相公曰相所與理國家也曰可移於人公曰人死寡
人將誰爲君乎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人餓必死爲
人君而殺其人誰以我爲君乎子常曰君有至德之
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徒舍君延二十一歲公
曰子何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會會

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果如子常之言
此由仁發于衷亦非造寺觀也且修德者謂躋萬姓
於仁壽不徇私於一己任忠直退諂諛省賦役也自
陛下御極修之久矣何災不禳何祥不至而欲忽生
靈之重命崇棟宇於空祠適足爲憂何益聖德此臣
竊爲陛下不取也况道德之宗興乎玄元皇帝其經
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故
能成其私此乃抱素守真薄以厚物轉稅節用清淨
無爲之旨也今欲困人弊國峻宇雕牆思竭輸餽窮
壯麗以希至道其可得乎近古以來脩黃老術者漢

之文景豈造寺觀乎惟寡欲清心愛人省費而時康俗阜海內晏然此得之矣秦始皇規一身之樂忘神器之危銳意神仙將圖羽化此失之矣伏願陛下究道家之旨備不虞之機緩非急之作務實府庫以育黎甿則寶祚愈隆寔瀛未久矣臣伏見勅停金仙玉真兩觀以救農時可謂爲得矣今承使司市木仍舊又大脩觀內所費不停國用將空何以克濟支度一失天下不安帝覽而善之

嚴挺之爲左拾遺太極二年二月睿宗詔三日三夜御安福門以觀酺樂挺之上疏諫曰微臣竊惟陛下應天順人發號施令躬親大禮昭布鴻澤孜孜庶政業業萬幾盖以天下心爲心深戒安危之理以成堯舜禹湯之德教也奈何親御城門以觀大酺累日兼夜臣愚竊所未喻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釀爲歡無相奪倫不致靡弊且臣卜其晝史冊攸傳君舉必書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於上路置妓樂於中宵雜鄭衛之音縱媚優之樂陛下還淳復古宵衣旰食不矜細行恐非聖德所宜臣以爲一不可雖則警夜伐鼓通晨以備非嘗古之善教陛下不深惟戒慎輕違動息重門弛禁雜合多徒儻有躍馬奔車流言駭叫一塵

聽覽有累宸衷臣以爲二不可且一人向隅蒲堂不
樂一物失所納隍增慮陛下以北宮多暇西墉覽臨
青春日長已積埃塵之弊紫微漏永重窮歌舞之樂
儻合有司跛倚下人幾倦以陛下近猶不恤而況於
遠乎聖情攸聞豈不凜然祗畏臣以爲三不可且元
正首祚大禮頻光百姓顛顛咸謂業盛配天功垂曠
代今陛下恩似薄於衆望酺則過於往年王公貴人
各承徵旨州縣坊曲競爲課稅吁嗟道路貿易家產
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適欲同其歡而乃遺其患
復令兼夜人何以堪臣以爲四不可書曰罔拂百姓

以從已之欲况曰去夏霖滯經冬亢旱農不收成市
有騰沸損其實崇其虛馳不急之務擾方春之業前
代聖主明王忽於微細而成過患者多矣陛下豈可
效之哉伏望書則歡娛暮令休息要期兼夜恐無益
聖明惟陛下裁擇帝納其言而止

冊府元龜卷終

冊府元龜

諫諍部

卷之五百四十五

二十六

聖明雖對不疑對帝除其言而止其盛配天功重
效之始亦望書限繕歟暮令於息要賈兼亦恐無益
外聖主則王必其辭而必既愚者矣矣對不豈下
亦翻能其其實崇其意聽不為之錄對者之業前
以對曰文洽水曰去夏霖霖霖於京旱農不亦水市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二十四

直諫

唐韓思復為諫議大夫開元初山東蝗蟲大起姚崇
為中書令奏遣使分河南北諸道殺蝗蟲而埋之思
復以為蝗是天災當脩德以禳之恐非力所剪滅上
疏曰臣聞河南河北蝗蟲頃日更益繁熾經歷之處

苗稼都損今漸翺飛向西遊食至維使命來往不敢
昌言山東數州甚為惶懼且天災流行埋瘞難盡臣
望陛下悔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之務召至公之
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誠實以答休咎前後驅
蝗使等伏請總停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心無
嘗惟惠之懷不可不收攬人心也帝深然之出思復
疏以付崇崇廼請遣思復往山東簡視蝗蟲所損之
處及還具以實奏又請令監察御史劉沼重加詳覆
沼希崇旨意遂笞撻百姓廼改舊狀以奏之由是河
南數州竟不得損免思復遂為崇所擠出為德州刺

史

皇甫憬為陽翟尉開元初監察御史宇文融請簡察
偽濫逃戶憬上疏曰臣聞知者千慮或有一失愚夫
千計亦有一得且無益之事繁則不急之務衆不急
之務衆則役數役數則人疲人疲則無聊生矣是以
太上務德以靜為本其次化之以安為上但責其疆
界嚴其隄防山水之餘即為見地何必聚人阡陌親
遣括量故奪農時遂令受弊又應出使之輩未識大
體所由殊不知陛下愛人至深務以勾剝為計州縣
懼罪據牒即徵逃亡之家隣保代出隣保不濟又使

更輸急之則都不謀生緩之則憲法交及臣恐逸
從此更深至如澄流在源止沸繇火不可不慎今之
具寮向逾萬穀蠶食府庫侵害黎人國絕數載之儲
家無經月之蓄雖其厚稅亦不可供戶口逃亡莫不
繇此縱使伊臯申術管晏陳謀豈息茲弊若以此給
將何以堪雖東海南山盡爲粟帛亦恐不足豈括田
稅容能周給也左拾遺楊相如上言咸陳括爲不便
玄宗方委任融侍中源乾祐及中書舍人陸堅皆贊
成其事乃貶憬爲盈州尉

柳澤開元二年爲殿中侍御史嶺南監選使會市舶

使右衛威中郎將周慶立波斯僧及烈等廣造奇器
異巧以進澤上書諫曰臣聞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
知見欲而心亂必矣竊見慶立等雕鑄詭物制造奇
器用浮巧爲珍玩以譎怪爲異寶乃理國之所巨蠹
聖王之所嚴罰紊亂聖謀汨斲彝典昔露臺無費明
君尚或不忍象箸非多忠臣猶且憤歎王制曰作異
服奇器以疑衆者殺月令曰無作滯巧以蕩上心巧
謂奇伎怪好也蕩謂惑亂情欲也今慶立皆欲求媚
聖意搖蕩上心若陛下信而使之是宣奢滯於天下
必若慶立矯而爲之是禁典之無赦也陛下即位日

近萬邦作孚固宜昭宣菲薄廣敷節儉則萬姓幸甚
崔向爲右補闕開元七年上疏曰臣聞千金之子坐
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况居大寶之位也哉陛
下宜保萬壽之體副三靈之望安可輕出入重盤遊
乎天子三田前古有訓豈唯爲乾豆賓客庖厨者哉
亦足以閱兵講武誠不虞也詩美宣王之田徒御不
驚有聞無聲謂畋獵時人皆啣枚有言聞而無誼謹
也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謂悉驅禽獸順其左右
之宜以安待王射也則知大綏將下亦有禮焉側聞
畋於渭濱有異於是六飛馳騁萬騎騰躍衝翳蒼蹠

蒙籠越嶰險靡榛叢紅塵坐昏白日將暗毛羣擾攘
羽族繽紛左右戎夷競申驍勇攢鎬亂下交刃霜飛
而降尊亂卑爭捷於其間豈不殆哉夫環衛而居暴
客攸侍清道而行人尚驚如有墜駕之虞流矢之
變獸窮則搏鳥窮則攫陛下復何以當之哉靜言思
之臣深爲陛下戰慄也書曰不畏入畏又曰從諫則
聖惟陛下深思遠慮以誠後圖則其天下就不幸甚
吳兢爲太子左庶子玄宗東封多射獵兢諫曰陛下
爰自雒邑將告禪岱宗行經數州屢以畋獵爲事伏
恐外荒之攸漸誠非致理之所急况陳封告成禮容

甚大伏願罷此畋遊之事克備文物之儀又貞觀時
太宗文皇帝凡有巡幸則博選識達古今之士以在
左右每至前代興亡之地皆問其所繇用爲鑒誠伏
願陛下遵而行之則與夫騁奔馬於澗谷要狡獸於
叢林不慎垂堂之危不思馭朽之變安可同年而較
其優劣

施敬本爲右補闕開元十六年五月六日唐昌公主
出降有司進儀注於紫宸殿行五禮敬本與右拾遺
張烜左拾遺李銳等連名上疏曰竊以紫宸殿者漢
之前殿周之露寢陛下所以負黼辰正黃屋饗萬國

朝諸侯人臣至敬之所猶玄極可見不可得而升也
昔周女出降於齊而以魯侯爲主但有外館之法而
無露寢之事今欲紫宸殿會禮卽當人臣攝行馬入
於庭醴升於牖主人授几逡巡紫座之間賓使就筵
登降赤墀之地又據主人辭稱吾子有事至於寡人
之室言詞僭越事理乖張旣黷威靈深虧典制其問
名納采等竝請權於別所玄宗納其言移於光順門
外設次行禮

裴耀卿爲尚書左丞相開元二十四年特進蓋嘉運
破突騎施立功還詔加河西隴右兩節度使仍令經

畧吐蕃嘉運既承恩寵日夕酣宴不時赴軍耀卿密
上疏曰伏見蓋嘉運立功破賊更委兩軍以勇果之
才承戰勝之勢吐蕃小醜不足殲夷然臣近日與其
同班觀其舉措精勁勇烈誠則有餘言氣矜誇恐難
成事莫敖弔於蒲騷之役舉趾稍高春秋書之以爲
懲誠恐其有驕敵之色臣竊憂之入秋防邊日月稍
逼接封人吏須識其宜今將撫邊軍未言祭日若臨
事始去人吏未諳雖決在一時恐非制勝萬全之道
况兵未訓練不知禮法人未懷惠士或生心求其忘
性命於一時憚嚴刑於少選縱威逼而進因而立功

恐其師出以律久長之義又萬人性命決在將軍不
得已而行之鑿凶門而卽路今酣宴朝夕優渥有餘
亦恐非愛人憂國之意不可不察若不可廻緩卽望
速遣進途仍乞聖恩勗以嚴命疏奏玄宗乃促嘉運
赴軍竟以無功而還

梁鎮爲昭應令代宗廣德二年道士李國禎以道術
見因奏皇室仙系宜脩崇靈跡請於應昭縣南三十
里山頂置天華上宮靈臺大地婆父三皇道君大古
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堂并置洒掃官戶一百人
又於縣之東義扶谷故湫置龍堂并許之時歲饑荒

人甚不安鎮上奏曰臣聞國以人爲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人爲主虐其主則非神故昔之聖王所以極陳理道明著祀典將愛其人而慎用其材力敬其神而虔恭於祠祭故神享其明德而降之福人受其大賚而盡其力然後神人以和而國家可保也一昨蠹賊作孽水旱爲災雖王畿皆徧而臣縣最苦此則神之不能禦大災也明矣又何力於陛下而得烈其祀典哉且以殘弊之餘當凶荒之歲丁壯素出家入仕羸老方飛芻輓粟今但供億王事已不堪命更奔走鬼道何以聊生臣又聞天地之神尊之極者掃地可

祭精意可饗陛下亦何必廢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說走南畝之客殺東鄰之牛而後冀作非妄之福陛下雖欲爲人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困矣其不可一也陛下不視昔者有道之君至德之后何不卑宮室菲飲食恭已以遂萬物之性哉陛下今違神亭育之心竭人疲困之力如是又何從而致其福哉此又不可二也又陛下宗廟之敬極矣尚無一月三祭之禮今此獨爲則宗廟之靈將等以親踈較以厚薄陛下又何以言哉此又不可三也又大地婆父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大地建祖宗之廟必上

天貽向背之責陛下又何以爲詞哉此其不可者四也夫湫者龍之所居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螻蟻之匹也故知水存則龍在水竭則龍亡此愚智之所以同知也今湫竭亦以龍安所存陛下又崇飾祠宇豐潔奠爲去龍之穴破生人之產人且怨矣神何欲哉此又不可五也其道君三皇五帝則兩京及所都之處皆建宮觀祠廟時設齋醮饗祀國有彝典官有嘗禮蓋無關失矣又何勞神役靈此又不可六也臣稽先王典禮觀前聖之軌躅休咎豐凶災祥禍福必至帝王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此又不可七也臣伏察此弊

頗知其繇蓋以道士李國禎等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王執則有權是以鼓動禁中熒惑天聽踰越險阻負荷粢盛以日繫年無時而息曾不課神功力空止竭人膏血以使人神胥怨災孽并生罔上害人左道亂政原情定罪非殺而何臣昨受命之時承聖旨務要安緝許逐權宜誠願沉鄴縣之巫安流弊之俗其所興兩祠土木之功丹青之役洒掃之戶謹明宣旨竝亦權宜停訖人吏百姓等知陛下以從善爲心嫉惡爲務蠲除不急剗革煩苛皆喧呼於庭忭躍於路所徵糧糗無不樂輸臣伏以國禎等

竝交結中貴狡蠹成性臣雖忘身許國不懼讒構終
恐賄及豪右復爲姦惡其國禎等見具狀推勘如獲
賊狀伏望許臣徵收便充當縣郵館本用其湫旣竭
不可置祠堂又不可當爲大地建立祖宗廟臣竝請
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羲女媧等旣先各有官廟望
請竝於本所依禮齋祭上從之

姚南仲爲右補闕大曆中將葬貞懿皇后代宗恩寵
所屬令繕陵寢邇章敬寺後當遊行幸近地左右莫
敢言者南仲上疏曰伏聞貞懿皇后今於城東章敬
寺北以起陵廟臣不知有司之請乎陛下之意乎陰

陽家流之希旨乎愚以爲非所宜也謹具疏之伏願
暫留天眷而省察焉臣聞人臣宅於家君主宅於國
今夫長安城陛下皇居也其可穿鑿興動而建陵墓
於其側乎此非所宜一也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
見也是以古帝前王葬后妃莫不馮丘原遠郊郭今
則西甫宮闕南逼康莊若使近而可見歿而復生雖
在西宮待之且何如骨肉歸土寃無不之章敬之北
竟何所益示之兆庶則彰溺愛垂之萬代則累明德
此非所宜二也夫帝王者居高明燭幽滯先皇所以
因龍首建望春蓋爲此今若起陵目前動傷宸慮天

心一傷數日不平且匹夫向隅滿堂爲之不樂萬乘不樂人其可歡心乎又暇日歌鍾於內此地皆聞此非所宜三也伏惟貞懿皇后坤德配天母慈逮下陛下所以切軫旒宸以久俟耆龜始謚之以貞懿終待之以褻近臣竊惑焉非所以稱述后德光被下泉也今國人皆曰貞懿皇后之陵邇於城下者主也上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於聖德無益於貞懿將欲寵之而返辱之此非所宜四也凡此數事實黜大猷天下咸知伏惟陛下熟計而取其長也陛下方將偃武靖人一誤於此其傷實多臣恐君子是非史官貶褒

大明忽虧於掩蝕至德翻後於堯舜不其惜哉今指事尚遙改卜何害抑皇情之殊眷成貞懿之美號天下幸甚代宗覽表歎息立從其議賜緋魚袋特加五階宣付史臣
邠模晉州人以麻辮髮持竹籠及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有三十字請獻於上若無堪便乃以竹籠貯屍棄之於野京兆府以聞代宗卽詔見賜衣館於禁內客省其獻三十字一字論一事其要者團字監字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

顏真卿爲簡較刑部尚書知省事永泰中元載引用私黨懼朝臣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真卿上疏曰御史中丞李進等召百寮傳宰相語稱奉進上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勞但所奏多挾私讒毀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已來朝野囂然人心莫不衰退矣何則諸司長官皆達官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卽官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廻日奏聞以明四目達四聰

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則焉詩云營營蒼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則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惡之深得君人之體矣陛下何聽其言虛誣者則讒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誣者則正人也因獎勵之陛下捨此不爲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倦於聽覽以此爲辭其諫諍臣竊爲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於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

監門司與伏家引奏不許關礙所以防擁蔽也并置
立伏馬二匹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天下正用此道
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諮宰相輒
奏事者不過仍託以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令
先白宰相又闔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玄宗動靜
必告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
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所以漸致
潼關之禍皆權臣誤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
於今日天下之蔽盡萃於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蓋
其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弊太平

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用權宰相專政遞相姑息
莫肯直言大開三司不安反側逆賊散落將士比走
黨項合集土賊至今爲患僞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
懼扇動却反又令相州敗散東都陷沒先帝爲此憂
勤至於損壽臣每思之實痛切心骨今天下兵戈未
戢瘡痍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讜言以廣視聽而欲
頓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奏事者不
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爲太
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又聞君子難進而易退繇
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語况懷厭怠令宰

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必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在三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凡百臣庶以爲危殆之期又翹足至也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其激切如此於是中人爭寫內本布於外不使大臣聞之

裴諝爲金吾將軍建中初德宗於廟堂別置三司以決庶獄爭者輒擊登聞鼓諝上疏曰夫課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輕猾之徒援桴鳴鼓始動天聽竟因纖微若然者安用吏理乎帝然之悉歸有司

權德輿爲左補闕時貞元中裴延齡以巧倖判度支自司農少卿遷戶部侍郎仍判度支德輿上疏曰臣伏以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况經費之司安危所係延齡頃自權判逮今旬歲不稱之聲日甚於初羣情衆口誼於朝市不敢悉煩聖聽今謹畧舉所聞多云以租賦正額支用未盡者便謂之剩利以爲已功又重

破官錢買嘗平先所收市雜物遂以再給估價用充別貯利錢又云邊上諸軍皆至懸闕自今秋以來並不支糧伏以疆場之事所虞非細誠誠聖謨前定終事切於有司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為時所抑醜正之黨結此流言何不以新收剩利微其本末今分析條奏又擇朝賢信臣與中使一人巡覆邊軍察其資儲有無虛實儻延齡授任已來精意勤力每事省約別收羨餘至於正數各有區別又邊軍儲蓄寔猶可支身自歛怨為軍國惜費自宜更加優獎以洗羣疑明書厥勞昭示天下如或言者非謬罔上實多豈

以邦國重務委之非據臣職在諫曹合採羣議正拜已來今已旬日道路云云無不言此豈京師士庶之眾愚智之多合而為黨共有讐疾陛下似宜稍迴聖監俯察羣心是時拾遺王仲舒亦抗疏論之

許孟容為給事中上疏曰臣竊謂陛下數月來齋居損膳為兆庶心禱又勅有司走於羣望祈於百神而密雲不雨首種未入豈觴牢有闕巫祝非誠為陰陽適然豐歉前定何聖意精至其澤未答也臣歷觀自古天人交感未答者未有不繇百姓利病之急者切者邦家教令之大者遠者京師是萬國所會強幹弱

伎者自古通規其一年稅錢及地稅出入一百萬貫
臣伏冀陛下即日下令全放免之其次三分收二且
使旱澗之際更免流亡若播種無望徵歛如舊則必
愁怨遷徙不顧墳墓矣臣愚以爲德音一發膏澤立
應變災爲福期在斯須戶部于收掌錢非度支歲計
本防緩急別用今此炎旱直支一百餘萬貫代京兆
百姓一年差科實陛下巍巍睿謀天下鼓舞歌揚者
也復更省察庶政之中有流移征防當還而未還者
徒役禁錮當釋而未釋者逋懸饋送當免而未免者
沉滯鬱抑當伸而未伸者有一于此則特降明命令
有司條例三日內奉奏其當還當釋當免當伸者詔
下之日所在即時施行臣愚以爲如此而神不監歲
不稔古未之有疏寢不報

穆質爲給事中和初掌賦使院多擅禁繫戶人而
有笞掠至於死者質乃論奏塩鐵轉運司應决私塩
繫囚須與州府長吏監决自是刑名畫一四年鎮州
王承宗叛憲宗用內官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質率同
列伏閣論奏言自古無以中官爲將帥者憲宗雖改
其名心頗不悅尋改質爲太子左庶子

獨孤郁爲左補闕元和四年鎮州王承宗拒命詔以

左神策護軍中尉左衛上將軍吐突承瓘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赴鎮州行營兵馬招討處置等使帝御延英殿對度支使李元素塩鐵使李鄴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等及郁皆言中官吐突承瓘不可以統師且非舊制郁言尤激切翌日乃削承瓘摠河陽浙西宣歙四道兵但充鎮州已來招討宣慰等使時論諫者皆以爲中外任殊承瓘不宜摠戎招討至是改處置爲宣慰猶存招討之名

孟簡爲諫議大夫鎮州王承宗阻兵下詔誅伐以中

貴人吐突承瓘爲行營招討處置等使宰臣裴垍陳奏以爲中官不宜統兵言未允納簡與呂元府許孟容李夷簡穆質等上疏抗論又偕詣延英面陳不可之狀遂退改承瓘使號簡在諫署三年言論切正繇是出爲崑州刺史

裴度爲御史中丞先是五防小使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宣徽院供奉官爲其使領數百或有恃恩恣橫郡邑驚擾皆厚禮迎犒之恣其所便止舍私邸百姓畏之如寇盜每畱旬月方更其所元和九年冬裴褻爲下封令嫉其暴橫但據名供饋使

處公館杜其侵擾使者歸或譖褻有慢言上大怒將以下不敬論宰臣於延英懇救理之帝怒不鮮及出逢度將入元衡等謂曰裴褻事上意不聞恐不可論度唯唯而入抗陳其事謂褻無罪帝愈怒曰如卿言裴褻無罪則當決五防小使小使無罪則當決裴褻度曰誠如聖旨但以裴褻爲令長愛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罪之帝怒稍解初令書罰翌日釋之放歸本縣視事焉

裴潏爲左補闕兩河用兵憲宗罷任內官有至專兵柄者又以內官充館驛使有曹進玉者恃恩暴戾遇四方使多倨有至粹辱者宰相李吉甫奏罷之及淮西用兵使復以內官爲使潏上疏曰館驛之務每驛皆有專官畿內有京兆尹外道有觀察使刺史迭相監臨臺中又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闕伏知近有敗事上聞聖聰但明示科條督責官吏據其所犯重加貶黜敢不惕懼日夜勵精若令宮闕之臣出叅館驛之務則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誠於初令或有防不必在大儻掃靜妖氛之日開太平至理之風澄本正名實在今日言雖不用帝意嘉之潏爲起居舍人時憲宗垂

意方士既得柳泌益信金丹藥石之說推心腹之無
疑焉潏抗疏曰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
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
湯及文王武王咸以功濟生靈德配天地故皆報之
以上壽番祚於無疆伏見陛下以大孝安宗廟以至
仁貴黎元自踐祚以來剗積代之妖兇開削平之洪
業而又禮敬宰輔待以終始內能大斷外寬小故夫
此神功聖化皆自古聖王明君所不及今陛下躬親
行之實光映千古矣是則天地神祇必報陛下以山
嶽之壽宗廟聖靈必福陛下以億萬之齡四海蒼生

咸祈陛下以覆載之永自然萬靈保祐聖壽無疆伏
見自去年以來諸處頻薦藥術之士有韋山甫柳泌
等或更相稱引迄今薦送漸多臣伏以真仙有道之
士皆匿其名姓無求於代潛遁山林滅影雲壑恐人
見之懼人聞之肯干謁公卿自鬻其術者所有誇術
藥術者必非知道之士咸為求利而來自言飛煉為
神以誘權貴賄賂大言怪論驚聽惑時及假偽敗露
曾不耻於逃遁如此情狀豈可深信其術親餌其藥
哉禮曰夫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春秋左傳曰
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又曰水火醯醢塩梅以烹魚肉

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自五行發爲五味蓋天地生之所以養人也是以聖人節而食之以致康強逢吉之福若夫藥石者前聖以之療疾蓋非嘗食之物况金石皆含酷烈熱毒之性加以燒治動經歲月既兼烈火之氣必恐難爲防制若乃遠徵前史者則秦漢之君皆信方士如慮生徐福樂大李少君其後皆奸僞事祭其藥竟無所成事著史記漢書皆可驗視禮曰君之藥神臣先嘗之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石煉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僞則自然明驗矣伏惟元和

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合日月照臨之期稟乾元利貞之德崇正若指南受諫如轉規是必發精金之刃斷可疑之網所有藥術虛誕之徒伏乞特賜罷遣禁其幻惑使浮雲盡徹朗日增輝道化侔羲農悠久配天地實在於此矣伏以貞觀以來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倫呂向韋述等咸能竭其忠誠悉心規諫小臣謬叅侍從職奉起居侍臣之中最近左右傳曰近臣盡規則近侍之臣上達忠款實其本職也疏奏貶潯爲江陵令

韓愈爲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憲宗命中使領禁兵

迎護鳳翔法門寺釋迦牟尼佛指骨至京王公士庶
瞻禮捨施如恐不及百姓有廢荼竭產燒頂灼臂而
云供養者又有閭肆惡子不苦焚烙之痛謫言供養
而焚其肌膚繇是佛骨所在往往盜發既擒獲或嚮
之自灼者農人多廢東作奔走京城愈上疏極諫曰
臣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
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
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
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
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

百姓安樂壽考然而此時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
以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
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百歲周
文王九十七歲武王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
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
有佛法時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
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
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
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菹其後竟爲侯景所逼
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繇此觀之

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明聖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毅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太內又令諸寺迓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

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所以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倣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謁更歷諸寺必有斷臂彎身以爲供養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

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况其死已久
朽枯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
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茱祓
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穢朽之物親臨視之巫
祝不先桃茱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罪臣
實耻之乞以此骨出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
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
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
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
悔

李渤爲戶部員外郎將皇甫鐸作相剝下以希旨會
陳許節度使郝士美卒令渤充弔祭使路次陝西渤
上疏曰臣自出使力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本
有四百戶今纔四十餘戶閬鄉縣本有三千戶今纔
有一千餘戶其他州縣大畧相似其弊所自起於攤
逋約十家內一家逋亡即攤賦稅使九家共出稅額
長定有逋即攤似投石井中不到底不止攤逋之弊
戶不盡不休此皆聚斂之臣競剝下以奉上唯思竭
澤不慮無魚伏乞詔書絕其攤逋以見在戶家產錢
數爲定其餘有欠且特恩免之計不數年人必歸於

農矣夫農者國之本本立然後可以議太平若不繇此而云太平者是佞邪之臣也伏乞陛下察而逐之疏奏仍具狀申中書門下又言道途不脩驛馬多死憲宗覽疏驚異即以飛龍馬數百匹付畿內諸驛渤既以章疏切直大忤時宰謝病東歸徒爲江州刺史張平叔判度支奏徵久遠逋懸渤在州上疏曰伏奉詔勅云度支使奏令臣設計徵填當州貞元二年逋戶所欠錢四千四百一十貫臣當州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頃今已旱死一千九百頃有餘若更勤狗度支使所爲必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

前逋懸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既上副聖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離符印特乞放臣歸田遂下詔云江州所奏實爲懇誠若更抑爲必難務濟所訴逋欠宜令特放長慶三年爲諫議大夫敬宗冲年即位坐朝嘗晚一日入閣久不坐殿羣臣候立紫宸門外有耆年衰病者幾將傾仆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拜疏陳論今坐益晚是諫官不能迴人主之意渤之罪也請先出閣待罪於金吾仗語次喚仗乃止遷給事中來年大赦改元中官毆鄆縣令崔發於金鷄竿下渤上疏曰縣令不合搜中人中人不合毆御囚其罪一

也然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後中人事至於此是朝廷馴致使然若不早正刑法臣恐夷狄於四方之歸還者各傳其言竊恐慢易之心寢萌於此楊虞卿爲監察御史穆宗即位初頻遊幸虞卿上疏諫曰臣聞鳶鵲遭害則仁鳥逃誹謗不誅則良言進况詔旨勉諭許陳愚誠故臣不敢避誅死竊聞堯舜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聞以位爲樂也况北虜猶梗西戎未賓西河之瘡瘡未平五嶺之妖氛未解生人之疾苦盡在朝廷之制度莫脩邊儲屢空國用猶屈固未可以高枕無虞也陛下初臨御宇有憂天下之

志宜日延輔臣公卿百執事垂聽而問造膝以求使四方內望有所覩焉今自聽政以來六十日矣八開延英獨三數大臣仰龍顏承聖問其餘侍從詔誥之臣偕入而偕出何足以聞政事哉諫臣盈庭忠言未聞於聖聽臣實羞之蓋繇主恩尚踈而衆正之路未啓也夫公卿大臣宜朝夕見天子論道賜與從容則君臣之情相接而理道備聞矣方自宰臣以下四五人時得頃刻侍坐天威不遠鞠躬隕越隨旨上下無能往來此繇君太尊臣太卑故也自公卿以下雖歷踐清地曾未祇奉天矚以承下問鬱塞正路偷安幸

門况陛下神聖如五帝臣下莫能望清光所宜周遍
 顧問惠其氣色使支體相輔君臣無間陛下求理於
 公卿公卿求理於臣輩自然上下孜孜相問使進忠
 若趨利論政若訢寃如此而不聞過失不致昇平者
 未之有也自古帝王居位思安之心不相殊居安慮
 危之心不相及故不得皆為聖帝明王小臣踈賤豈
 宜及此獨不忍昂榮偷祿以負聖朝伏惟陛下深憐
 之帝令中使宣付宰臣云虞卿所上疏切直可獎後
 宰臣令狐楚蕭俛段文昌延英奏事因以納諫稱
 賀

趙知微衡山人長慶初上疏曰臣聞色荒禽荒尚書

以為至誠前代失德之主鮮不繇此以致顛危故聲
 色則惱淫心耳蕩散精神馳騎則蹈涉傾欹變生衡
 蹶此前代聖主賢臣最為深誠者也是以周公作無
 逸之篇而成王致理漢文冒馳峻之險而袁盎與諫
 皆事理明切著為格言今陛下嗣守鴻業之初萬方
 仰聽之際尤資靜慎用副觀聽而旬月以來遊幸未
 節優戲在側馳驅無度臣是以內則慮深識之賢憂
 歎輿謗外則恐軼材之獸軫轂可虞伏望遠覽古聖
 稍息遊玩怡神閒燕肆目經書求理道於既安播休
 聲於永代實天下幸甚疏奏帝深嘉歎之

李珣爲拾遺長慶元年穆宗召邠寧節度使李光顏
徐州節度使李愬赴闕或言欲及重陽節與百寮內
宴珣與宇文鼎溫會韋瓘馮葑等上疏曰臣聞人臣
之節本於忠蓋苟有所見即宜上陳况臣等爲陛下
諫官食陛下美祿豈得腹非誠隱孤負恩榮臣聞諸
道路不知信否皆云遣光顏李愬及重陽令節內宴
百寮儻誠有之乃陛下親羣臣弘德澤之慈旨也然
使以元朔未改圍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
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遵同軌之會適
去於中邦告遠夷之使未復其誠命遣密弛禁蓋爲

濟人合讌內庭事將未可夫明主動而爲天下則言
而爲天下法臣恐王言忽降其出如綸苟紊皇猷徒
彰直諫臣等是以昧死上聞曲突徙薪義實在此其
李光顏李愬久統戎旅皆有忠勞今者時當盛秋務
切邊寇及至之日陛下降恩召見詢訪才謀褒其舊
勲付以疆事如此則與歌鐘錫宴酒食邀歡固不同
年而語矣竊見陛下自臨御以來施號發令無非孝
理因心屢形於詔勅行已實感於人倫唯在敬慎威
儀保全聖德臣等不敢緘默輒貢狂言懼不允當伏
待刑憲是年冬羣臣入閣既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

補闕辛丘度拾遺韋瓘温會等廷論得失覃進言曰
陛下即位以來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蕃寇在境緩
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列不勝憂迫伏
願稍減遊樂留心政道又竊聞陛下晨夜暱狎倡優
近習之徒賞賜過厚凡金銀貨幣皆出於蒼生膏血
不可使無功之人濫沾賜與縱內藏有餘亦乞陛下
恭守節儉勿容易而散如四方有事得以支用免令
有司重歛百姓實天下幸甚帝初訝之顧宰臣蕭俛
曰此輩何人俛進曰諫議大夫鄭覃等帝意稍解謂
俛等曰朕有過失臣下能犯顏直諫豈非忠也又謂

覃等曰允卿所奏宰臣皆蹈舞稱賀既退宰臣復詣
延英奏事帝令宣示覃等曰閣中奏事殊不從容今
日已後有事須面論者可於延英請對當與卿等從
容講論時久無論諫於內閣者覃等庭諍帝欣然納
之中外相賀

陶居簡不知何許人長慶三年稱處士上疏請用正
直去諂競穆宗甚嘉之竟不尋訪居簡所在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長慶四年七月上表曰臣百
生多幸獲遇昌期受寄多藩常懼曠職孜孜夙夜上
答國恩數年以來災旱相繼罄竭微慮粗免流亡物

力之間尚未完復臣伏見今年三月三日赦文嘗貢之外不令進獻此則陛下至聖至明細微洞炤一恐聚歛之吏成姦一恐凋瘵之人不勝其弊上弘儉約之德下敷憫惻之仁萬國羣賾鼓舞未息又奉五月二十三日明詔令訪茅山真隱將欲師處謙守約之道廣務實去華之美雖無人上塞丹詔實率土以偃玄風豈止微臣獨懷忭賀况進獻之事臣子嘗心雖有勅文不許亦合竭力上貢且臣之當道本號富饒近年以來與舊頓異貞元中李錡任觀察使日職兼塩鐵百姓除隨貫出權酒錢外更置官酤兩重納權

獲利至厚又訪問當時進奉亦兼用塩鐵羨餘供獻繁多自後莫及至薛平任觀察使時又奏置權酒上供之外頗有餘財軍用之間實爲優足自元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勅却停權酤又唯元和十五年五月七日赦文諸州羨餘不令送使唯有留使錢五十萬貫每年支用猶欠十三萬貫不足常須是事節儉百計克填經費之中偶免懸欠至於綾紗等物猶是本州所出易於方圓金銀非當土所有皆須外市去二月奉宣索孟子計當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進奉貯備銀無二三百兩皆是諸處招商收市此時亦稍優

饒悉力上供幸免敗闕又奉宣索粧具令先造兩具
進來昨所造成兩具以當銀一千三百餘兩竝是具
廻今年冬至及來年元日嘗進器物內金銀充約
計二十具共當銀一萬三千餘兩金一百三十餘兩
今續於淮南側近百萬收市旋得旋造星夜就功雖
見更求實懼不建臣若因循不奏則負陛下任使之
恩若分外誅求又累陛下慈儉之德伏乞陛下覽前
件權酷及諸州羨餘之目則知臣軍用偏短本末有
繇伏願陛下平見臣奏論必賜詳悉知臣竭愛君守
事之節盡納忠聲直之心伏乞聖慈宣令宰臣商議

何以遣臣得上不違宣索下不闕軍儲不困疲人不
歛物怨前後詔勅竝可遵承輒冒宸嚴敢陳丹懇臣
不勝戰汗殞越之至時制罷奇珍之獻會未數月微
貢之詔道路相繼故德裕有是表焉九月又上表曰
已緣當道宣索昨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聞奏
伏料聖慈必賜省覽又奉詔更令織定羅紗袍緞及
可幅盤條繚綾等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惶灼臣伏
見太宗朝臺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
密表陳誠太宗賜詔云使遣獻之遂不曲順再三嘉
歎載在史官又玄宗朝令中使至江南採鷓鴣諸鳥

至汴州倪若水抗表上論玄宗亦賜詔嘉納鳥即時
皆放又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
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書輒自停織太宗玄宗皆不
加其罪欣納所陳臣竊以鵠鵲鏤牙至於微細若水
等尚以勞人損德瀝欵効忠當聖祖之朝有臣如此
豈明主之代獨無其人盖有位者蔽而不言必非陛
下拒而不納又伏覩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方詔侯
伯有位之士無或棄吾謂不可教其有違道傷理徇
欲懷安面刺廷攻無有隱諱則是以陛下納誨從善
道光祖宗不盡忠規過在臣下况立鵠天馬掬豹盤

條文彩珍竒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
在臣愚誠亦所未諭昔漢文廢絺弋之衣元帝罷輕
絹之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伏惟陛下近覽太宗玄
宗之容納遠思漢文孝元之恭已以臣前表宣示羣
臣酌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無不
受賜臣不勝激切兢惶之至優詔答之許罷進盤條
綾一千匹敬宗實歷二年德裕上疏曰臣聞道之高
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孔子昔軒皇
問廣成子理身之要可以長久廣成子云無視無聽
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

乃可以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
歲矣吾形未嘗衰矣又云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
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滯志
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皇發謂
天之歎孔子興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忘乎伏惟
文武大聖廣孝皇帝陛下稽玄祖宗之訓脩軒皇帝
之術疑神皆館物色異人將以覲冰雪之姿屈順風
之請恭惟聖感必降真仙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
語陛下之道授陛下之言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臣所
慮赴召者必怪誕之士苟合之徒使物淖水以爲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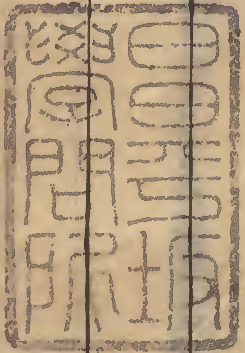
術眩耀邪僻蔽欺聰明如文成之五利無一可驗臣
所以三年之內四奉詔書未敢以一人塞詔實有所
懼臣又聞前代帝王雖好方士未有服其藥者故漢
書稱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又高宗朝劉道合
玄宗朝孫甌生皆成黃金二祖竟不敢服豈不以宗
廟社稷之重不可輕易此事炳然具載國史以臣微
見儻陛下睿慮精求必致真隱唯問保和之術不求
餌藥之功縱使必成黃金止可充於玩好則九廟靈
鑒必當慰悅寰海兆庶誰不懽心臣輒罄愚衷以裨
王化輒陳懇款伏積兢惶

獨孤郎為諫議大夫長慶四年十二月淮南節度使
王播以錢十萬貫賂遺恩倖求塩鐵使即與諫議大
夫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
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延老等十人前
一日詣延英抗論其事

薛延老實歷初與舒元褒李漢俱為拾遺於閣內諫
曰臣伏見近日除授往往不繇中書進擬或是宣出
臣恐自此紀綱寢壞姦邪恣行乞聖恩詳察帝厲聲
曰更有何事元褒進曰陛下近日修造亦太多帝色
變曰何處脩元褒俛首不能對延老奏曰臣等是諫

臣有所聞即合論奏亦豈知陛下脩造之所但見船
輦瓦木絕多即知脩造不已伏乞稍留聖慮帝曰所
奏知然後各復位議者以為不廢其職

冊府元龜



奏朕然於各處出諸者以為不察其類
 華其木雖於朕朕於不日於餘留聖
 皇帝曰臣
 臣首祈聞朕合備奏亦豈朕對不於
 朕之臣也

